

新闻追踪

“会说英语的流浪女”住进医院 她的同学、多名读者来电希望提供帮助 大家的心愿一致 尽快让她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市救助站和本报记者仍在努力工作 盼望她的亲人早点来看她

本报持续报道的“会说英语的流浪女”新闻继续引发关注。日前，张佳已被送到了医院，今后，她将何去何从？

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 何涛/文
读者 李四信/图(稿费100元)

精神鉴定结果属个人隐私，将不向社会公开

前天下午，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将张佳带离金水河边，暂时结束了她露宿街头的的生活。随后，张佳被送到郑州一家治疗和防治精神疾病的医院检查。

市救助站负责人梁新爱说，张佳的行为举止异于常人，需要送到医院作鉴定。

医院一名工作人员昨天告诉记者，根据患者的行为举止、言谈表达，初步断定有精神疾患。现在患者的情绪较为稳定，但仍有神志不清的情况发生。

记者在市救助站采访时，工作人员刚接到医院电话，称中午吃饭时张佳在医院突然打人，情绪仍然不受控制。

梁新爱说，他们要求医院对张佳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，包括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，精神鉴定结果要72小时后才能出来。鉴定结果属患者个人隐私，他们不会向社会公开。

院方表示，鉴定结果出来后，如患者愿意配合治疗，医院会设计人性化的治疗方案，尽力医治。

针对治疗费用，医院表示，由市救助站支付。

在以往救助过程中，市救助站了解到，张佳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。

两天过去了，她的家人仍未现身

2010年以来，市救助站至少前后救助过张佳5次。最近一次是在今年1月份，其中有两张佳由北京送回郑州。

今年年初，警方将张佳送进市救助站，原因是她逛一家便利店时，吃了店里的东西没给钱。

经查询，张佳有两个户口，一个在金水区，户主是她舅舅，另一个在南阳市镇平。

前几次，张佳被她的叔叔和舅舅接走过。这次张佳入院后，救助站多次与她的叔叔和舅舅打电话，两人都不愿意来。

“这个事情始终还需要家人出来帮忙解决。从没与她母亲取得过联系，也没跟她父亲有过直接的沟通，她叔叔一看到外地号码就挂了；她舅舅听说是救助站打来的，也给挂了。”梁新爱说，张佳还有一个妹妹在北京，救助站和她联系上后，一听说姐姐的状况，她在电话里说：“你们不要再跟我联系了。”

张佳的舅舅曾告诉一家媒体，去年将她带到家里，她在家里傻笑，不高兴了还打人、骂人，有次她把被子蒙在电暖器上，被子都被烤糊了，幸亏发现得早。

张佳的表哥王先生告诉记者，亲戚多在农村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想管也管不了，没钱给她治疗。



流浪期间，好多人向她提供帮助。

市救助站和本报记者仍未放弃做她亲友的工作

梁新爱说：“这是一名优秀的女孩，当前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怎么通过社会各界的帮助，尽快让她回到正常的轨道上，尤其是下一步的治疗情况和生活问题，不管她是否有疾病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”

昨日下午，市救助站多次与张佳叔叔所在地的村支书联系。村支书比较积极，一直在劝说她的叔叔来郑州。

村支书与梁新爱通了电话。村支书说，张佳父亲在新疆，“她叔叔明确表示不会来郑州”。

梁新爱将好心人愿意救助张佳的情况

告诉村支书，他表示，再跟她叔叔说说。

这篇报道刊发后，多名读者来电希望给张佳提供帮助，有愿意提供治疗费用的，有要买些礼品去看她的。

梁新爱表示，按照规定，为保护患者隐私，他们不会将张佳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其他人，爱心人士的捐赠、怎么治疗，只能由她的直系亲属来做决定，她的去留，任何人也无权决定，希望她的家人能够尽快出现，这也是对张佳心理上的一种帮助。

本报记者也极力劝说她的表哥王先生，尽量给张佳父亲做工作，让他来郑州看望女儿。

大学同学：希望能给张佳提供帮助

昨日下午，本报记者接到天津尹女士打来的电话。她证实，张佳是她的大学同学，当时她们都在某知名大学自修外贸英语课程，前后读了两年。

毕业后，张佳去了新加坡留学，在那里继续学习英语专业。

尹女士说，大学期间，张佳住在她隔壁的寝室，“她人挺外向的，爱说爱笑，没事大家就在一起聊天”。

5年前她们还有过联系，之后因忙各自的事，就没联系了。

尹女士说，现在同学都在关注这件事，希望能给张佳提供帮助。

按照医院规定，只有政府人员、办案人员和患者亲属能与患者见面。

本报记者将这个规定告知尹女士，并留下了她的电话。等张佳亲人出现后，记者将转达同学们对她的关注。



大家的心愿是，不能让她再流浪了。

【网友评论】

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再流浪

昨日本报连续报道后，微博上网友评论如潮。

@天地之间小太阳：还是多帮帮她吧。谁知道她经历过多少辛酸的遭遇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再流浪。

@紫轩娃娃：太可怜了，希望你快快康复，过上正常人的日子。

在报道中我们将保护她的隐私，避免她受到伤害

昨天，@新京报发表快评：【有一种伤害叫“救助”】近日郑州有媒体发起救助“流浪女”，女孩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。救助是好事，但女孩照片被正面刊播，“能说地道英语，曾在新加坡留学，在北京一家电视台工作过”……种种隐私无遮无拦，救助俨然成了猎奇式围观。这样的“救助”，它的别名叫做“伤害”。

在第一篇报道中，本报刊发了张佳的正面照片，更多的考虑是，希望读者提供线索，找到她的家人、亲友。第二次报道时，本报刊发了一张背面照片，我们尽力保护她的隐私。我们和众多读者有同一个心愿：希望她尽快好起来，别再流浪。

本报连续报道张佳的遭遇后，接到多名读者的电话，有提供亲友线索的，有希望提供帮助的，但也有个别动机不纯。某地一名姓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，他今年34岁，想请张佳做他的女朋友。

对于读者来电，本报一一甄别后作了回复。对个别动机不纯的人，本报拒绝透露张佳的信息。